

翠袖乾坤

文潔華

都知道香港租金失控，扼殺了不少創意。努力創業的人花了心血做好自己的業務，裝修店舖以吸引欣賞自己的設計和產品的人。唯兩年後租金倍升，自己還未站穩腳，便得落荒而逃，眼巴巴看着用心裝修被拆卸得一乾二淨，因而選擇工業大廈作生產及其他用途就形成了一股趨勢。

我拿着網上尋取的住址，往臺灣工業區尋找一間店舖。這小店展示自己從世界各地搜集回來的古董傢俬及掛畫，顏色和款式都十分別致，且富氣派。別期望你可以在這裡找到巨型水晶燈，我說的氣派另有所指，好像我正要尋找一盞吊燈，在飯桌對上的天花板掛上。店舖放在網上的一盞六頭水晶燈，以及原本和銅墜，形狀和大小都正合我意。水晶燈盞實而不華，上窄中間身的燈頭是傳統切制式的花紋，圓圓的形狀跟褐色的木條配合得十分穩妥。我看了心便歡喜，但知道得看實物才可判斷。

走進店裡，夫妻檔用心地介紹他們在中東和歐洲搜羅的小地氈，以及泰國手製的摺床、餐桌和椅子套。這些傢具不少是從古董店購買回來再轉賣的，為的是心頭好。好像我看中的六頭水晶燈，掛在客廳，遠看便可充滿想像；從前把它掛在廳上的德國人家可有甚麼故事？那個安置它的廳子多大了？燈下坐着的人是個模樣的？數十年前的法蘭克福算是平靜安穩？古舊傢具耐人尋味之處，跟故事是分不開的。

為甚麼香港人都把傢具拋到垃圾站，沒有轉賣的興致？答案是簡單的，不耐用或沒有設計水平。像我這樣為了一件傢具尋幽探秘的人不多，像這對夫婦以高成本、低盈利做搜購轉賣的人更少。我看了價錢打趣地說：「你們最想的不是賣貨吧，不過找個藉口再飛出去購物尋寶？」他們都咧嘴笑了。

雙城記

何冀平

中國有八大菜系，排第九位的是食堂菜。港人對食堂沒有太多認知，內地人沒有不知道食堂的。最近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有齣新戲上演，叫做《食堂》。講述北京首都鋼鐵公司，簡稱「首鋼」的食堂裡發生的故事。結構有點像《茶館》，根據不同年代、不同時段的特殊性，講述了一個食堂裡的人和事的變化，最後「首鋼」從北京搬遷了，食堂也賣掉了。

《食堂》的票房還不錯，因為這個名字很吸引，三十年前，內地幾乎所有企業、單位、學校都有食堂。食堂的好與壞，是衡量一個單位的重要標誌，吃的好、吃的好、有營養、夠便宜是宗旨。中餐品種太多，味道太難，好吃的中餐料理很難在大鍋菜中做出來，於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，各個食堂總結出很多做「大鍋菜」的經驗。

中國菜講究刀工、火候，食堂的大鐵鍋都是二米多寬，炒菜用的鍋鏟是鐵掀，大廚站在灶台上揮舞鐵掀，菜在腳下翻滾，豪氣衝雲天。鍋太多，比如炒牛肉、牛肉和綠菜的比較是二比一，一百五十公斤的牛肉需要青菜七十五公斤，二十公斤醬油。京蔥爆羊肉，要先把百公斤羊肉洗淨分

古今談

范舉

墨西哥政府宣布無限期擱置其墨西哥城—克雷塔羅高鐵項目招標，本來志在必得的中國建再次被扼殺了。墨西哥所宣布的理由是政府沒有金錢，所以不能建築這一條高速鐵路了。

這是不是很兒戲？是的。假如中國真的投入了，而工程到了一半，墨西哥才說，我們不建了，中國的損失最大。現在這個結局是最好的結局。高速鐵路沒有建成，牽涉兩個因素，墨西哥是美國の後花園，美國並不期望看到中國擴大在墨西哥的影響，高速鐵路是一個科技的標誌，能夠不採用中國的技術，避免中國擴大影響，這是美國的戰略利益所在。湊巧地，墨西哥總統反對黨抓住了他在上任前的貪污證據，再加上美國的壓力，他不能不取消好幾國鐵路的集團，都沒有可能標出底價低過中國的公司，成為了陪跑的配角，所以最好的結局，就是無限期押後這個重大的工程。

墨西哥的鐵路怎樣收尾？

經濟不景氣，製造業產能過剩，美國大量入口墨西哥的加財政都出現問題，所以沒有錢興建高速鐵路。很可能，墨西哥採取了釣魚工程的策略，他們根本就沒有錢，看到中國急於出口高速鐵路，墨西哥可能游說中國進行投資，控股百分之四十九，然後又向中國要求給予一半的貸款，這樣一來，墨西哥等於是白用投資，就有一條鐵路。他們甚至要中國背起了投資管理和營運一樣的責任。從十一月到現在，已經經過了三個半月，中國沒有「落臺」，不願意作為營運者，墨西哥惟有宣布：「我們根本就沒有錢，現在經濟又不好，鐵路無限期押後。」這就是說，到中國有興趣投資的時候，再來商量好了。

墨西哥總統培尼亞·涅托，技巧相當純熟，美國和中國都不得罪。分開兩個階段取消合同，第一步是重新招標，讓中國不要太失望。過了三個月，進入第二階段，改變策略，說：「因為我沒有金錢，不建了。」把這條高速鐵路最後改變為束之高閣的計劃。事實告訴我們，在國際上進行投資，怎樣熟悉對手，怎樣了解當地的國情，怎樣避免承包工程最後變成了投資者，又由投資者變為苦主，相當重要。所以走出去進行投資，一定要非常清楚當地經濟的盛衰起落和經濟周期，要知道作為建造者和供貨者，不等於是投資者，更要熟悉當地的文化，付款的信用怎麼樣？如果說中國經過談判或者法院的訴訟，向墨西哥能夠拿到一千四百萬美元的賠償金，已經是很好的結局。

成大塊，下鍋煮半熟起鍋，把大骨頭剔掉再切片，加上數十公斤的蔥薑，據稱這樣的做法可以去腫，保證口感。食堂還要根據不同的時期更改菜譜，像經濟困難時期，大食堂要煮素菜，做「獅子頭」裡是芋頭、蘿蔔和麵粉，把蘿蔔煮熟，在絞肉機中打成肉泥後，和芋頭、麵粉和在一起，裹出獅子頭的大小，用油鍋炸再燉。「松子肉」用的主料是乾絲、豆腐、榨菜，「米粉肉」則是土豆片和大米。有道菜叫「四喜大肉」，白豆乾一百二十五斤、嫩豆腐一百五十斤、豆油二十斤和醬油二十斤。菜名很好聽，可用料中根本沒有肉。

上百公斤的量，給多少人吃呢？最少千人。筆者曾經做過工人，去過像北京重慶機械廠、起重機廠、第一機床廠、焦化廠等大型工廠，這樣的大工廠，廠裡能走火車、降飛機，工人上萬，每個工廠的食堂都有十幾個，開飯像集會一樣熱鬧氣派。有本書叫《公共食堂大食譜》，收錄食堂大鍋菜二百多種，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食堂故事，編著者竟然是南京大學，高等院校編寫大鍋菜食堂還是第一次聽說。

《食堂》的劇作者可能沒看過那本書，沒有經過大工廠的生活，只描述了幾個做食堂廚師的人物發生的小故事，忽略了千軍萬馬的大工廠背景，顯得不夠氣派，也就失去寫「首鋼」食堂的特殊之處。倒是可以拍個電影，展示那難得一見的食堂場面，舞台劇畢竟受局限。

元宵節的燈

元宵節是春節過後第一個節，也是傳統意義上年的最後一天，又叫上元節。佛教有在正月十五點燈供佛的習俗，按照中國民間的傳統，人們要點起花燈，以示威嚴。一來是預示着年的結束，二來也是驅逐邪祟，為來年的好年景、好運勢祈福。在這圓月高懸的夜晚，人們還要千門開鎖，出門賞月，燃放燈火，猜燈謎，吃元宵，闔家團聚，其樂融融。

元宵節還是我國的情人節，古時女子受禮教的約束不能隨便出門，但在元宵節這天不同，她們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外賞月、觀花燈，眉目含情。這往往就被一點靈犀撞見，遂成為一段佳話。歐陽修曾作詩曰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；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」；辛棄疾也有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」，描繪的就是元宵之夜的情景。古戲裡陳三和五娘便是在元宵節一見鍾情，燈謎中也有宇文彥和影娘在元宵節訂情的典故。

少不更事，不懂人間情趣，小時候我只喜歡吃湯圓，盼着過元宵節。那幾天，母親會到市場上買一些糯米，以及青蘿蔔和胡蘿蔔回來，等元宵節的晚上大派用場。糯米的作用是用來磨糯米粉做湯圓，蘿蔔是用來做燈，這是元宵節必備的兩樣物件。那時經濟還很匱乏，由於原料的限制，湯圓或許不做，但是糯米糕卻不可不吃。用糯米粉加糖和麵，揉成餃子大小的麵團，壓扁成圓形，用油煎出亮汪汪的金黃，既好看又好吃，軟糯可口，非常香甜。

為了滿足我們的味蕾，這些瑣碎而又麻煩的程序，母親每年都要去做一遍，從不抱怨。她把糯米放在盆裡加水浸泡，隔幾分鐘後撈出晾乾，再搬出一盤以手推拉的小磨磨糯米麵，用一柄圓圓

的細羅籬成粉，做成可以油炸的小甜餅，我們叫做糯米糕的吃食，整個程序下來，得費去母親好幾個夜晚。這些活要攬現在的我們去做，都覺得太費事太麻煩，但是那個時代，母親從不覺得有甚麼不妥，也從不讓人代勞，只是默默把事情做完，讓大人小孩高興，而她自己也像順利完成一項工作，若無其事地等待下一個元宵節的來臨。

那時不捨得點蠟燭，也很少能買到紅蠟燭，更不可能有現在市場上賣的那種紅蠟做成、小巧而美觀的蓮花燈、寶塔燈，母親的元宵節，永遠都離不開蘿蔔燈。她把買來的蘿蔔洗淨，擦乾，切段，用五分硬幣將中間挖空，顯現出蘿蔔燈的雛形，再用小刀在邊緣上刻出大小一致的花牙，中心插上一根捻了棉花的柴棒，倒上陳年不用的花生油，一盞蘿蔔燈就托在母親修長的手上，像一朵蓮花一樣，讓人聯想起動畫片裡的蓮花仙子，在眼前躍然而出。

除了做花燈、做湯圓、炸糯米糕，元宵節的晚上還要做一桌菜，這桌菜要全家人都坐下來，喝酒聊天，吃幾枚軟而膩滑的元宵，品嚐一下炸糯米糕，然後再將蘿蔔燈點燃，一家人十分虔誠地往屋子裡、院子裡的門前門後送燈。看燈花在門角一閃一閃，驅走夜晚的黑暗，便覺得讓人心安。古人稱夜為「宵」，在這宵的夜晚，這萬家的燈火彷彿就是一種吉祥、一種心靈的安然。

最有意義的是去軍屬和孤寡老人家裡送花燈。元宵節期間，學校組織師生自己紮彩燈，點燃後，敲鑼打鼓去村裡軍屬家裡送燈，見了長輩鞠躬問好，把燈插在軍屬家的屋簷下、門口上。是方方正正的紙燈籠，每一面上都畫上畫，有的是蘭草；有的是梅花；有的也是竹或菊。聽老復員軍人講戰鬥故事，心裡會升起無數的感動。

小時候，我們很少能看到規模很大的禮花，大都是小孩子們玩的手花，大人偶爾也放幾次焰火，且燃放的時間都很短暫，數量不及現在的。倒是看過人們跑旱船，一群清一色的男子，年齡大約在二十至四十歲之間，把自己打扮成小媳婦和老者，「小媳婦」點着腮紅，挽了髻，穿着水紅的襖褲，胯上還兜着一副荷葉邊的旱船；「老者」則一身粗布衣衫，腰裡裹着黃色的圍裙，雙手「划槳」，在鑼鼓的點擊下一圈圈、一輪輪地跑起來。其他人都是隨從一般，也穿得花花綠綠，在眾人的圍觀下依次上場，腳下還不時放幾串鞭炮，他們便在鞭炮聲裡跑得更歡了。

後來這種活動就多了起來，每到正月十五，不管白天晚上，都有跑燈的人組織起來，到各單位慶元宵，搞得一年比一年熱鬧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們為了看焰火，不惜騎自行車跑十幾里到一家單位看焰火，我們把自行車放在路邊一棵大樹下，然後向看焰火的人群擠去，等我們看完再去找回自行車，發現車子座位上的皮革早就被炸得面目全非，不光車座破損，樹下還留下了一地鞭炮紙屑。從此，我對焰火敬而遠之，尤其是現在，當節日過去，看到滿天的硝煙，滿地的紙屑，心裡就有些不忍，覺得輕視了環衛工人的勞動。焰火好看，可那些紙屑誰來清掃，沒有人為自己燃盡禮花而去掃清滿地的紙屑，這是一個讓人思考的問題。

那麼我就喜歡做蘿蔔燈，元宵節的晚上，點上一盞盞燈為節日慶賀，無燈不歡笑，無燈不快樂。在割燈、做燈的時間裡，還是和家人交流的好時機，孩子們也喜歡和我一起做燈，一邊做，一邊講一些有關正月十五元宵節的典故，我們講一講故事，做一做燈，看一看元宵晚會，熱鬧的一年就過去了。常聽人們說，年味淡了，可從沒有人說元宵節的燈會沒有意義了。燈是人類對於光明的追尋，是十五圓月時的每個人心靈的圖騰。

我女兒三四歲時，母親幾乎把蘿蔔燈做成了工

藝品，不但做出各式各樣的形狀，還把花牙改造成波浪形、蓮花瓣形等等，邊沿用三根繩子穿着，繫在一根木棍兒上，看女兒在院子裡提着燈跑來跑去，大家總是開心得不得了。那時候，我一直以為美麗的蘿蔔燈是母親的發明，因為我還沒在誰的手上看到過這麼藝術的蘿蔔燈。直到現在，我都懷念兒時母親為我做的蘿蔔燈，懷念提着燈出門送燈的元宵節。如今，母親都年屆八旬了，還能夠自己做燈，不忘在元宵節時囑咐我們買燈，她自己卻找機會下樓買幾根蘿蔔，悄悄做幾盞蘿蔔燈。

一根蘿蔔切開後，中間的一段截下來做燈，那蘿蔔的前頭和後尾就成了角料，母親利用蘿蔔尾剝削包餃子，把蘿蔔頭安在青花瓷盤裡，加上水放在案上，不出幾天便生出一簇簇青翠的綠葉，開出黃黃白白細碎而又清麗的花來，無論遠觀還是近賞，真的就是一盆優雅的清供，讓人感到逸趣頓生。紅色底座的是胡蘿蔔花，綠色底座的是青蘿蔔花。而那上面的葉子，是一樣的青碧，一樣嬌嫩，一樣的楚楚動人。我們把這樣的花，叫做元宵花。它開得那麼卑微，卻又那麼高貴。母親說，它預示着生命的生機，預示着歲月的花好月圓。我知道，元宵一過，春天也就來了。



人們愛在元宵節做蘿蔔燈。 網上圖片

演唱會的追憶

噢！我們都細懷譚詠麟在偌大的四邊舞台上邊跑邊唱，全場均是現場演出，他與觀眾打成一片的演唱會啊！

不過，當冷靜下來，我了解到其實我們很想抓緊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情懷。那個年代香港仿佛所有東西都在其巔峰似的，例如樂壇中至今仍是最殿堂級的歌手，最經典的歌曲，最值得回味的流行曲表演都屬於那個年代。早前在網上流傳「2009年勁歌金曲頒獎禮」的開場表演正好印證這個說法，那場表演由譚詠麟、張國榮、許冠傑、梅艷芳、林子祥、張學友等多位亮晶晶的歌手一起演出，可謂空前絕後。即使他今天被譽為「四大天王」之一的郭富城，正如他自己在是次演唱會中所說，他在一九八五年只是在譚詠麟演唱《愛情陷阱》時的一名舞蹈員而已。我們都追憶美好時光，如花美眷，以為還似舊時遊上苑，物是人非事事休。一名歌者能夠在台上唱了四十年，還能受到這麼多人的歡迎，已經值得報以掌聲，不應再要求客觀條件難以做到的奇蹟了。

對，郭富城，他當晚的一曲《狂夜之城》掀起高潮，叫觀眾禁不住尖叫。動感和勁力在香港式的演唱會原來真的那麼重要。

遠山的呼喚

電影的台灣中譯名沒有香港般傳神，但《真·善·美》三個字正正道出這戲的底蘊。

今年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推出五十年，為誌喜慶重新發行，猶幸男女主角：八十三歲基士杜化龐馬和七十八歲萊莉安德絲仍然健在，龐馬一生舞台事業卓越，年前更以八十高齡獲奧斯卡「最佳男配角獎」，安德絲亦獲奧斯卡「最佳女配角獎」。當年飾演貴族海軍上校七名子女七位童星齊整整，屬異數，泰莎荷里活童星下場不如理想，未能繼續童年影響力。大明星如萊地嘉蘭，晚景淒涼；像朱迪科士打紅完童年，成年考進長春藤大學，念完大學，更晉身奧斯卡金像影后少之又少。不少撐不過少年紅，然後銷聲匿跡，最終吸毒酗酒墮落。七名童星沒行差踏錯，有人轉型成為專業人士；有人留在舞台，雖然沒大紅大紫，然安守本分、平安大吉。七人時有往還，與電影中的父親與保母（後母）每年定期聚會，非常難得。

那山，將我往後喜喜好定位，從此愛山，樂山不疲！



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50年前的宣傳海報。 作者提供

奧斯卡的政治

奧斯卡頒獎典禮最悅耳目一幕，是流行歌手 Lady Gaga 為經典歌舞片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(The Sound of Music) 五十周年紀念的致敬表演，獻唱萊莉安德絲在該片的多首經典金曲。

有了這一環節，驚覺歲月無聲，竟已五十年過去。寧靜的奧地利阿爾卑斯山林湖泊、優美的電影歌曲旋律，令電影成為經典中的經典，該片中，安德絲飾演溫婉親切的家庭女教師瑪利亞一角，令世人深深着迷半個世紀。我們這代人，看了該片無數次，但每次重看都饒有趣味。

然而，電影藝術並非是事實的全部。英國報章報道，電影女主角原型瑪利亞的兒子，在其新書中指出，他的外祖父母早喪，母親瑪利亞童年並不愉快，跟隨暴力的舅父居住，因而形成強悍的性格，難纏萊莉。

電影雖然以瑪利亞的故事為藍本，但很多情節卻與原型事實不符。瑪利亞的兒子說，在電影中，瑪利亞離開修道院到舅商家當家庭教師，相信當時修院的修女，對其母親的離開感到很高興；又如他們逃進納粹時，並非如電影般徒步逃到瑞士，而是先乘火車到意大利，再轉船到美國。當年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拍攝時，故事原型的瑪利亞，對拍攝諸多意見，指指點點，十分難纏。

當然，電影只是虛幻的綜合藝術，不必對真實深究，但奧斯卡的電影人，總愛將自己代入虛幻的電影故事，在頒獎禮上以其「救世者」的姿態，大談政治、種族和人權。今年的頒獎禮，有美國電影人在台上讚揚「香港人走上街頭爭取人權」，究竟香港人走上街頭爭甚麼權？相信這些美國電影人對此一知半解，總之上街抗爭反政府，就可與他們的電影掛鈎了，是否太簡單和無知？

演藝影

小蝶

新春期間，一家人踏進香港體育館欣賞譚詠麟演唱會。選擇譚詠麟任何年會的成員都認理他，懂得唱他的歌和喜歡他。他這個優點相信並沒有太多歌星同樣擁有，無論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聽歌，到現今今日在唸書的孩子，總會懂得他的歌曲。嚴格來說，應是總會認識他某個時代的歌曲。四十年來，他的舊歌早成經典，但他並沒有「食老本」，繼續推出新歌，於是很多家庭祖孫三代都各得其所，各有熟悉的歌曲。

此山中

鄧達智

問我電影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(The Sound of Music) 哪點吸引我？是奧地利西部貼近瑞士東部，阿卑爾斯山環繞樂聖莫札特故鄉，「音樂之城」薩爾斯堡的山坡頂巔，透過電影畫面加上永恆不變的感人樂章，猶記童年首次欣賞，安德絲飾演野性兒習修女奔向山彼，向群山高歌音樂之聲。那一刻，我愛上阿爾卑斯山，也愛上這套電影。跟不少當年小影迷一樣，餘生不斷一看再看這套老少咸宜合家歡，我，看了……不下五十次！

薩爾斯堡也一再前往旅遊，最近的一次，是去年(二零一四年)二月底。多奇妙！